



随心琐记

家乡的春天

文/张玉山

家乡的春天,始于屋檐落下的一滴雪水——立春之后,天气并未变暖,人们还是裹紧大衣行走在路上,但不经意间,屋檐落下的一滴雪水正好滴到你的脖子里,便不觉一惊:哦,春天到了!

待到仲春时节,冬灌形成的冰和积了一冬的雪开始大面积融化。在广袤的田野里,黄河的坝湾里,所有冰雪都蠢蠢欲动。当明媚的太阳升到半空,你若侧耳静听,甚至能听到冰雪消融的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,用不了多久,便形成水面相连、水天相接的壮美景象。

这时,天鹅如期而至——它们时而低回盘旋,引颈交鸣;时而舒羽展翅,曼妙起舞。它们成群结队、争先恐后地落到水面。它们有几十只一群的,有几百只一群的,远远望去,像一群群洁白的羊群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缓缓移动。

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:天鹅们有的在深水区游弋,悠然自得,信步闲庭,身后留下一串串波光粼粼的涟漪;有的在秸秆间觅食,曲颈低头,来回搜寻,一会儿抬起头咽着嘴里的东西;有的在浅水边静立,一动不动,凝望远方,像位冰清玉洁的白衣天使……

除了成百上千的天鹅,陆续抵达的还有白尾海雕、赤麻鸭、绿头鸭、白琵鹭、蓑羽鹤、灰鹤等,还有许多叫不上名来的鸟儿也来到家乡的水域。

紧接着,震撼人心的黄河流凌开始了。站在黄河岸边,放眼望去,河面挤满了大小不等、形状各异的冰凌,它们相互拥挤,相互碰撞,相互叠加,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响声。黄色的河水裹挟着冰凌迅速向东流去,一泻千里,势不可挡,蔚为壮观。

一段时间之后,一切归于平静:河面的流凌不见了,田里的积水消失了,鸟儿们也都离去了。此刻,突然发现,在道路边、田埂旁、水渠中,仿佛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柔柔的、嫩嫩的、绿绿的小草,它们一个个像绿色的精灵,探出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

猛然抬头,发现眼前的树木也一棵棵泛出了绿意,枝头长出一个个细小的嫩芽。其时,一场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的春雨过后,门前几棵高大的老榆树,抽出一串串诱人的榆钱。我多想像儿时一样,爬上枝头,摘下几枝榆钱,品尝春天的味道……

阳春三月,田里到处是乡亲们忙碌的身影:他们有的犁地,有的播种。他们深知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道理,所以抓紧时间把该种的地全都种上——哪怕房前屋后的一小块地,也都种满油菜、菠菜、香菜……

家乡的春天,没有姹紫嫣红,没有色彩斑斓,只有一块块绿油油的庄稼地、诱人的榆钱、冰清玉洁的天鹅、平静的黄河,还有那田间地头忙碌的乡亲……

人生絮语

酒事

文/林丛中

我是不能喝酒的人。

大半辈子喝的各种酒,折算酒精加起来,大约不会超过100克。只要喝下一口,脉搏就会达到每分钟100以上。后去医院一查得知,一是源于父母的基因遗传、全家人均滴酒不沾;二是基于我对酒精严重过敏。对我而言,日常最害怕参加那些喝酒的饭局。

记得我第一次开戒喝酒,是30多年前,时任市电台记者的我与同事小马到驻地某部队采访。待结束返回,刚好临近午餐时间,我俩硬被热情的部队首长拉去食堂吃三菜一汤的工作餐。席间,首长频频向我们敬酒,我如实相告,本人滴酒不沾。可经不住首长热情劝酒,只好硬着头皮喝起了白酒。一来二去,连自己都忘了喝了多少量。饭后,那个心跳加速啊,好像心脏要蹦出来一样,胃里也是翻江倒海地难受,口干舌燥,头疼欲裂,自己也不知吐了多少回。从此,我视白酒为温柔杀手,绝不敢沾惹。

因为我一直坚持滴酒不沾,每遇上各种名目宴席,就常常成为他人调侃的对象。席间遇人强劝时,我便以实相告,但大家都会说“喝一点没事的没事的”,好像心动过速的是他们不是我。

那年,在老家应邀参加同学聚餐。席间,同学们喝酒不用酒杯,大碗伺候。喝着喝着舌头就大,顺势有人就溜到桌子底下。席中C姓女子仍然谈笑自若。问她,几碗了,才三碗。喝了酒,尤其吹不得风,见风就倒。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位打虎英雄当年在景阳冈喝的酒也是号称“三碗不过冈”。酒没喝完,许多人就着桌子呼呼大睡。出得门来,互相搀扶。那女子笑靥如花说了句:酒足饭饱,我们K歌去。毫无醉意。众皆惊呼:神人啊!果然如此,在歌厅,如此这般折腾了两个多小时,总算酒劲过去了,身体又恢复了往常。

退休前,碍于职业及情面的我,不得不出席各类酒宴。酒桌上,善饮者你敬我一杯,我敬你一杯,将个人的感情、工作的交情、人际的友情融入酒中,显得那样的自然,那样的融洽。我在一堆举着酒杯的成年男人中,那种独个举着饮料的木讷,多少有点格格不入,虽也不时用饮料象征性地应酬着,但多少会有点侧目的“歧视”和“抗拒”之味,总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,觉

得十分尴尬,显得很别扭。

无酒不成宴。据我观察,一般酒宴总有个把酒量好的,能把现场气氛搞得热火朝天,劝酒绝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有些人似乎有个癖好,喜欢灌别人的酒,每一次酒桌上,必须灌醉一两个人,才感到尽兴和满足。以致每次看他人对饮,我倒是常替酒难过,明明是佳酿美酒,都搞得像吃药一样,谁也不肯多喝一口。也有饮者划拳行令,却是谁输谁要多喝,一如赛输的获金牌。这类把喝酒当成惩罚的事,大概谁都见过。

我是十分佩服那些海量的人。不过,也暗自庆幸自己不会喝酒。当我看到酒桌上那些不胜酒力的人,被将人情世故融于酒中的上司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弄得面红耳赤,苦着脸、咬着牙、闭着眼、皱着眉吞下,上司的重视、朋友的感情、同事的交情、同学的友情,直到最后呕心掏肺地豪吐时,竟对自己的滴酒不沾,又生出一阵窃喜来,幸好自己不会喝那加深“感情”的酒,否则,也可能像那些不胜酒力的人一样难受。这种幸免于难的感受,是那些当事者永远也体会不到的。

多年下来,我倒有了一套对付喝酒的办法,那就是千万牢记,坚决不喝酒,倘若喝下去是自己受罪,于他人的“面子”并无半毛关系。试想,为了自己的面子要你的五脏受罪,这叫什么朋友?因此每每席间任他人百般劝诱,就得稳住脚跟,滴酒不沾,拿得住自己,不受氛围感染,也决不顺势捧场。心里是打定主意,任你情有多真意有多深,不喝才是硬道理。酒桌上也是尽显一个真我,好菜上桌,盛上一碗饭,也是吃得有滋有味。

依吾浅见,喝酒应遵循“喝足不要喝吐,喝好不要喝倒”的思想,该有漫不经心的散谈,无拘无束的洒脱,享受庸常生活的快意。让客人乘兴而来,尽兴而去。当以真诚相待为前提,适度为好。能喝则喝,不能喝吃菜,吃饱了说话,不想说听着,困了散伙,回家睡觉。平平和和,是正常的人过的正常日子。倘若不知客人的酒量和身体状况,一味劝人多喝,就有失待客之道。饮酒也是文化,酒宴应当成为文明、礼貌的交际场所。大家叙叙旧,谈谈生活,切磋技艺,交流思想,显现融洽亲切、高雅欢快的场面。这才是酒宴的宗旨。